

3243.1342.8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7 1936



演繹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一冊

山海經 水經注

駱賓王

唐行軍司馬

破諾沒弄等露布 破蒙瞞露布

韋

臯

唐西川節度使

同南詔破吐番露布

樊

綽

唐安南判官

牛

叢

唐西川節度使

奏上蠻書序 復南詔坦綽書

高駢

唐西川節度使

回雲南牒 胡曾代高駢再回雲南牒

失名

西南備邊錄序

序中于李德裕徐雲處俱稱臣其出自唐人無疑按字下似宋元評書語

范祖禹

宋丞相

高駢破南詔論

程文海

元學士

平雲南碑

李源道 元學士

重修崇聖寺碑

陳天祥 元尚書

諭征西南夷章

郭松年 元巡行使

大理行記

虞集 元學士

大理事略序

楊材照 元宣慰使

寶興寺碑

閻邱均

唐刺史

王仁求碑

劉

珠

明修撰江西安福人

諫伐麓川疏

詹

英

河西縣訓導貴州普安人

征麓川狀略

何孟春

巡撫湖廣郴州人

復永昌府治疏

鄧 漢 按江西新城人

請巡撫兼治東川疏

毛 堪 巡按江南吳縣人

議恤錄名臣疏

卷之二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山海經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蕃

茆鳴葵也
蕃似莎而青

大茆順
兩音

陰水出焉西流注于洛

北五十里曰勞山多茈草一名茈芨
中染紫也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汨水出焉耳音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

碧

水經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汎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厯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

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髦牛道南流入於若

漢志作旄牛

道南流入於若

水又逕越雋大莊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
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
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髦牛道至大莊與若水合自下亦通
謂之爲繩水矣莊夸也汶山曰荊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
越雋曰荊皆夸種也

南過越雋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本注字下
有之字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莊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
謂之河河中有越雋山有雋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以爲越雋郡治邛都縣
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雋也縣故功都國
也越雋水卽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
熱其源可燭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驥敗李流於溫
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
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
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胎銅謂銅璞也以羊祀之則可取也
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
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南有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

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水出
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猪折長谷中有石猪
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夸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夸人不
敢往牧貪水出焉蜻蛉水又東注於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
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
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
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
注之水出建甯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卽草以立名山在
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

多誤食鳥啄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

李奇

云牧靡卽升麻也

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雋入繩繩水又逕越

雋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而東

流注馬湖江也

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

一本作在縣南縣以氏焉

西犍爲

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

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縕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

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

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
峭壁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嶮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
有行者晉明帝大甯二年李驤等侵越雋攻臺登縣甯州刺
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
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帽裂
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郡宋本作縣漢明帝永平
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
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爲作人

華陽國志
作爲佗人

山高

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

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

與類水合水出雋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

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

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支蛇

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瘴氣時

宋本
作特惡

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東

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

郡有罪人徒之禁旁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
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
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
右馬步之逕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
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
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故也
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
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
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

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爲之語曰檣谿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枉呼尹康降賈子老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阪其艱嶮如此也

看都二語未詳

華陽國志云康降賈子左擔七里按康降屯名也華陽志云建甯郡治故康降都督屯也李克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又東北至僰道縣入於江

若水至僰道縣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人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

以當之水有孝子石

宋本作昔

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

給江裔水天爲出平石至江裔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

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爲母汲江裔水供給天爲出平石生江中

淹水出越雋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蜻蛉縣

縣有禹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儻忽民多見之漢宣

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

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

神馬彫彫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自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儻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爲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烏山衆鳥千百爲羣共會嗚呼啁哳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然火而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則不

取也俗傳鳳皇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曰弔鳥

郭義廣志作

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鳳皇死地李彤四部

云弔鳥山俗傳鳳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

鍾而爲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臺

後漢書作沙壹

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

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撲之

後漢書作

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

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崩民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篠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夸鹿多注云篠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篠以當船也

多音多鹿崩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一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崩鹿崩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日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崩輒被天誅

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卽遣使道詣一作越雋奉

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平郡

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

郡治不韋縣蓋秦始

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

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

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

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藏縣也南與漢水同注滇澤於

連然雙柏縣也

秦藏漢志作秦臧漢作秦塗

塗作滇連然雙柏二縣名

榆水自澤又東北

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

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洑流瀆其阿汨若湯

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

之南榆水又逕貢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

盤町山

盤町當作盤町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注云盤音呼賜反

東逕梁

水郡北

梁水當作卑水漢地志越雋有卑水縣

貢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

丈甚有瘴氣朱哀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

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泠出貢古繫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

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

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

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樹樹出麴而夸人

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麴有桄榔

博物志云蜀中有樹

名桄榔皮裏出屑如麴用作餅餌謂之桄榔麴魏王花木志曰桄榔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麴百斛異

物志云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作絳縗漬之不腐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

戰於盤中

宋本作盤東

是也

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牁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

馬援言從麋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
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
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於交阯

溫水出牂牁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
縣西北流逕談臺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
山晉地道記曰同
瀨縣有同虜山東逕臺一作
談橐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
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
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

悉是木耳夸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

華陽國志夸人大種曰
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

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
裏金

於當作之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池

一作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下流淺言

宋本作長老傳言
無下流淺三字

池中

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甯

州刺史費統言晉甯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

之上有滇州元封二年立益州郡治滇城劉禪建甯郡治也

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

漢地理志益州有葉榆縣

溫水又東南

逕牂牁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甯郡橋水注之水上

承俞亢一作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

邪舊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

並在洲中橋水東流母單縣注於溫溫水又東南興古郡

之母撥縣東王莽更名有撥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

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與俞元縣而專南逕興古之勝休

縣王莽更名勝棘縣梁水又東逕母撥縣左注橋水橋水又

東注於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

置興古治宛溫縣漢志并有郡有宛漏縣溫疑誤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

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

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溫東南

一作溫水
又東南

逕鐸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

按山海經所紀洱水現有可指餘則當以意會而道里方位

不大相遠水經注終有錯簡蓋榆水不合盤江溫水不逕俞

元也溫水卽瀘洛水卽瀾滄若水卽金沙合各繫中之水道

以証之則滇南山川若指上羅紋矣戊辰立秋後五日老灌

夫師範記于望江縣署之抱甕軒

唐駱賓王姚州道破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

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鄉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
山萬國誅後王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擒者就日然則陳弧矢
以威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
矣王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
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媯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元功
不宰混大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伫華胥而得夢闡文敎以清中
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大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
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哲奉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瞞和舍篋浮竹遺嗣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

鄉人習食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輒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驩亂邊疆寇攘州郡用是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朏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衆此山卽南郡中之巨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聳喬林而插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廻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據臨岱之形乘建筑之勢徵風召雨蟬起蜂飛驅雜種

以挺災封孤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
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
廣播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陬無負
貳龍之約賞降漢爵不渝白馬之盟地接冉駝詞屢殫於諭蜀
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管甯遠將軍前守
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
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元暕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
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閒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
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

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距轍當輪縱蛟蚺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兒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爨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

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歎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撻金鉢而直道元雲結陣影密西郊赤堇揮鋒氣衝南斗鷗塵埃而

匝地白日爲之晝昏埽氛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
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
膏而爲泉似變萇宏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旣而
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
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
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按律
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才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
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
飛騰舉鵬翼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

冰滅跡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
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
門蒙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
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
奇漢使開功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
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蓋皇威遠暢廟略遐
宣奉元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
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駱賓王破蒙臉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紜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
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迺交阯枕銅柱以爲鄰俗帶白狼
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
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作中原之患年將千禩
代厯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燭故三年疲衆徒聞定
筭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
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綱以勝殘
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螭載玉拓
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絃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

陵蒼籞昇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
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固祥麟樂
班文於先卉女牀鳴鳳咏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豐
林萬里纔疏苑囿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
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賛蠢茲蠻貊敢亂天常橫
赤熛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仞巖邑千重望秦阜以相
傾嶠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劒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
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

玉弩垂芒涵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
謬以散材忝專分閩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遲夜
郎以礪劍雲開雋穴旆轉印山峻坂九折之危盡忘襟帶溟池
漏江之固曾失藩籬惟逆賊設蒙瞞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
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雞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
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宏聖澤
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感愾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
扣轅門而頓願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逾肆九頭
之暴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僭耳椎髻之徒千里霧合鑿齒雕題

之孽一呼雲屯疊石菌以閉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
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
據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
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
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陳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
騎乘其馬軍遣雋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
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
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
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士酋識天

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
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
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
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胸達臆自
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陴之哭積貞顱於重
阜殆成京觀之封唯賊帥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敵之心猶率
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溟爲之
變色副總管某某者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臨
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

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搴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鳥尚飛似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屍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視丹徼而不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惟蒙瞞脫身挺險負命窮山顧巢穴而靡依逃晷漏其何幾况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敵國瞻言梟首指日爲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如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遜水振旅禹山建鴻業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

庶荒陬襲中邦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基於千歲
蠻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
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竝元謀廣運
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環
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策謁藁街而獻捷大
帝成規闡杕杜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
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
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韋臯破吐蕃露布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臯等言臣聞兵應者
勝義者王師直爲壯曲爲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輳貞觀則同羅
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
鳳翔虜河源武節憺虜月骨率甯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
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敉甯武
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鵠銷祲沴禦太和翦
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
職條枝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
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爲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帥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墻敢於深入鑿蹕至於親
屯擣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
盟未乾好畤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閭鹽夏以擣虛夷德無
厭弗悔祚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哀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
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
濮罔不離心頓穎於邊受命於吏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
角之勢彼旣失鐵橋之險我遂克義和之鄂盍竄匿於龍荒復
虔劉於麟塞狀我守將墮我睥睨修戈矛與同讎靡室家不遑
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甯

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較暨東川羆虎之師烏
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
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顎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
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僞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
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
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甌脫兔
奔谷靜山空自就焉耆之僇區殫域滅汔聞智盛之降斯皆廟
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

中之賊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
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謁候坐收
西極之舊封紫薇殿受俘重覩崑邱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樊綽奏進蠻書序

臣伏查數年之間州鎮釐革南詔入朝人數縱有經過者郵傳
殘薄兼緣安南于大中年間奏請隔絕南詔往來通好謹按尙
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本使蔡襲去年正月十四日內四度
中矢石家口并元隨七十餘人悉殲於賊所臣長男韜及奴婢

一十四日并陷蠻畷臣夙夜憂憶本使蔡襄行坐痛心切以蠻賊尙據安南今江源并諸州各自固守其首領將吏去年春夏頻請救兵自是海門案安南既陷以海門鎮爲行交州不與發遣並不給與戈甲弓弩致令蠻賊侵掠州軍又黠涇巴夏四邑苗衆咸通三年

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詰得姓名立邊城自爲一國之由此時緣單車問罪莫能若事案若字有訛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爲蠻志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原刻牛叢責南詔書已見典故中庚午八月補此

牛叢復報南詔坦綽書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藪有華風變濁穢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

始務含容不虞塘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况乃毗橋喪師淹江
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螳螂之臂
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
外蠻猶以雜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因其譏瀆示彼誠懲
況天設尊卑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卑不犯尊豈有興動蠻師甲
兵侵凌天子藩屏是必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
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
入鑄柱之境必不七擒七縱卽須翦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何
及坦綽今旣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齧戈甲

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卽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
送書並已囚繫候於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鄧龍段首遷二人
特此報書

高駢回雲南牒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煦萬
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西屆流沙北通陰山南抵
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
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躡蹠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

且以蠻蚋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煙霄雲南
頃者求合六詔併爲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言
旣知大恩合報忽窮兵再犯朗甯重陷交吐兩俘邛蜀一劫黔
巫城池皆爲灰燼土庶盡爲幽冤轉恣胸襟罔知悛革吞越雋
之舊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交吐都護不閑
理兵朗甯元戎未解誅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
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
鎮正馬不回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贊衛段酉遷斬首騎將麻光

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沈白衣沒命之衆如
赤曰消冰殺朱弩佐苴之軍若紅爐焰雪諾眉就戮思縉自裁
董譯龍之恓惶范昵些之窘沮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
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隙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
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池埽殄妖孽仗脣謀之果斷資神術而
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
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
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
繼來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置詔

國先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驥妻言是沒落杜驥守職本
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
令返國杜驥蚤歿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
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
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勳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驥官銜
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宗天支遠派而已李氏竝詔國
木夾竝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胡曾代高駢回雲南牒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獎飾過

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鎮纔到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悉
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苴咩尚呼南詔之佳名當見大朝
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雕
題屈膝缺舌折腰卉服來庭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
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
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
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明甯虔劉我交趾取
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

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
况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
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
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
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
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
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
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部將
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乃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苟
堅不知厯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
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于東晉謝元以
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
足恃也周王杖筆于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龍川
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
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剗剔孕婦塗炭
生靈剖賢人之心斷朝涉之脰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

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之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

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方崇詩
書任賢哲卑宮室卹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
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
遇隋煬荒淫徭役不均徵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爲巡幸之資
糧虎噬羣賢猱蒸庶母浮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
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
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巡游夢卜
宰輔儉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方歡天下
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僕雖擁絳紗素耽黃

石旣探師律亦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
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卽須訓戎
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
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
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
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鉅動而退甘與之共
苦與之均義等塈篋情猶瓜葛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
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識三略便
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彼國自長慶以來騷

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鯨人之夫焚人之廬舍
使人暴露弱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
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抱雞搏狸不繇人教乳犬敵虎自是
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縵棹下坂推
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
焚舟平生所貽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
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
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
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嫓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
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
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
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
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
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
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
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
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墮喪亡可

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
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
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
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
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雋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
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已具前綰奉聞臣
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西南備邊錄序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
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剋不剛蠭賊內訌蛇豨
薦食表擇裏拓猶懼侵軼未陰綢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
并謀合智料敵勢扼地險計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卽十三卷之
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
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藉朔方旣城薄伐于西
文王其勤也獮狁旣攘鞠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鍼芒瀉氣蟬穴
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
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

有錄誤于天寶九州別錄上于貞元禦夷新錄奏于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幄畫詳已然之
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
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揚北靡突
厥東憺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夷開
釁河隴失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
垠我圉孔棘有守曰皇鑿青谿道要結巒好掎鹿效順纂集事
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戎膽雖讐蠻禍始萌徑入成
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旰食矣疇咨良翰矯失刷恥爰命德

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
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邇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餌靡不察乃立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
器械靡不飭大渡孰制城以仗義榮經孰控城以禦侮西山孰
阨城以柔遠復邛崐關徙越雋治而蠻之齒寒怛謀納款維州
歸璧而夷之氣奪猶虞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
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
狀臚分縷析燦如指掌翔立碑墨成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
卷而第四卷序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禪迨會昌中秉

國之均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
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碭晝沈幾曷克臻茲藏之禁嚴副在邊瑣
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怡憂好暇懷燕安之毒玩鷺擊
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墻矣厲階之梗惟蠻爲甚飭糠及米
絲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慶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
闡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藩籬之寇也
雲慶之錄以邕備蠻則闡然入戶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
翅銖石之差與據往鑒新不可不悲患於微眇也易之塞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

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
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宋范祖禹高駢破南詔論

蠻彝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
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征役皆知必
死如往棄市則是二者皆亡矣秦伐閩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
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
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

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馬盩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由是以後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彝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彝常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小彝三年乃克言用兵之

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部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
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
速矣哉

元程文海平雲南碑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
庭乃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
春厯鹽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
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

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
其國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
智及其柄臣高太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
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山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
善闡追及太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
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台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
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
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彝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
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

六十一見戶一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厯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程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嶠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潤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

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
古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
而招來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
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
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
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彝天下爲之
騷動蜀民咨怨諭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
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
世猶頌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灑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城孰

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
之夫各有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奕
奕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
與皆賴之嗚呼盛哉臣事先皇帝早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
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詩曰於皇維
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木駛山酋風霆流
行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鷺繁誰之
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渝祓生存旣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
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禹跡堯牆井鉞參

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李源道重修崇聖寺碑記

大素彫而皇極立太陽昇而燭火息聖人作而海宇一也昔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仁聖之姿貴介之弟肅振天威奮揚神武大舉六師總征雲南一鼓而出蕭關再駕而克大理惟大理西南彝之巨防段氏國之餘三百年天戈一舉望風底定而居民安堵不知有兵段氏族屬皆在保宥使永其世祀巍巍乎神武不殺之仁振古蔑以加矣段氏感被世祖好生之德於是發願大建佛宇以祝延皇元萬世靈長之祚也崇聖寺在點蒼

山下蒙氏之所創也寺院災段氏武定公實出已財繕治莊嚴
經像殿廡煥煥然復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輝巨麗與山埒住持僧
曰覺性亦兩被聖書寺益顯矣予自翰林國史出參演省段隆
遣介走書請曰昔者清獻趙公知杭以龍山妙因院爲錢氏表
忠觀文忠蘇公作碑以紀之我先人臣屬天朝勤勞王家建崇
聖佛刹思報國恩敢請太史之文如錢氏故事刻先世功德於
寺以垂示方來予按吳越國錢俶三世歷八十年以十三州
之地歸命於宋未聞有宣力之功也段氏以三百年萬里之土
納款於朝厥祖興智奉命四征不庭深入邕廣日南之區而死

於事中統初武定公入覲上嘉之錫以金虎符俾領舊土公受
命以來益自奮勵撫綏蠻彝獎練士卒改善闡下拓城克新興
取尋甸挫舍利畏三十萬師於滇海之上破釋多羅十餘萬衆
於洱水之濱有制褒之曰段實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
之典以彰同視之仁大哉王言以見公之忠勳簡知於上當不
在錢氏下及隆繼參大政七觀闕庭賞賚無算褒大推崇生榮
死哀以裕厥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十數人嗚呼國家所
以待段氏者可謂渥矣而段氏所以思報國恩者將安取衷耶
嘗試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天地以行其道而運不息

之機猶之雨露不擇地而墜庶類蒙之以生植夫何嘗責報於人哉然人蒙厚施而思有以報之亦理之常無足怪者爲段氏之子孫者無他焉在乎遷善遠惡無羞爾祖厲爾民以悲願愍生靈以忠勤報國家如斯而已矣夫如是天且佑之而況於佛乎天人相感將見被爾休風介爾冥福不特若子若孫克永其世祀將一方生民咸躋仁壽之域矣

陳天祥論征西南夷章

兵有不得已而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而已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

歲行省左丞劉深遠征入百媳婦國此乃不得已而不已之兵也
彼荒裔小邦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
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
下帥兵伐之經過入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
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土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
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
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南湖北大起丁
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

十餘萬且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救數千里中何事
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途
之米自此以後又當何如比間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
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
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
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
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隘以老我師或進不得
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

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
期止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
害捐弃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
人心既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速
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知未須
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日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
國緩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

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矣民
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仰恩以
柔其心留兵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
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詳審成
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屯聚者皆烏合之
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
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
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

成若復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按陳天祥當元初政績甚多其疏論盧世榮之奸遂伏誅可謂功在社稷矣此章上而不報竟謝病去年八十卒謚文忠前志芟節此疏太略今從本傳鈔出治安南夷者與明劉球之疏詹英之狀惕然讀而往復之可也

郭松年大理府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厯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嵒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

雌嶺卽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源坦夷山勢回合周
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光如鏡可
鑒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
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祥雲之南因改今名西行三
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波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
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漑之利達
於雲南之野湖西官道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
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嵒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
雲南品甸相埒居民奏集禾麥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

故曰白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向西南有古廟中有鐵
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
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
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
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卽趙瞞也山行四周回抱有
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
中漑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
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
禱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氏昭成王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澄城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來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影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楣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之所築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歸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

陳者乃點蒼之奉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
太和周十有餘里土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
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
陀讏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於吐蕃受鍾王刻石
紀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撰文
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歷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羊
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
贊普鍾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
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

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瞞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
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歎哉豈非在
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
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
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及冠
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
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
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
河寶海泉源噴湧冰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

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掩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汎水則源於浪穹涉厯三部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一關之間周回百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皇之奇浩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臣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
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蕩山寺凡諸寺宇皆有
得道者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
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
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
烟靜境花木禪房水濂濂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
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
千里皆莫若此也

虞集大理事略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伐而取之守者勿能定旣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沿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起事造讐以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寬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溪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

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
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密宣慰烏蠻烏蠻
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
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按而讀之
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之形勢
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
興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奸滑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
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賄隨服隨
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侈戶張虔陀以淫

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楊才照興寶寺碑銘

蓋聞率性之謂道妙物之謂神混成天地之先獨化陶鈞之上體至虛之宅無毒無門運不隅之方何自何執出入五物誰測三變之端周流六虛旁行大衍之數知太始者由之揆務佐成物者宗之致能形象分而變化斯彰動靜常而剛柔乃斷元凝易簡之理昭升久大之功仰觀俯察弗昧幽明之宗原始反終遂知生死之說自有適有難保於幻夢之常從迷積迷無況於

風浪之起聖寂起虛元覽大覺忽目隨眠澄心墮體弗谖四誓
之言永矢大干之化觀淨性於日種孰類鄒人驗白髮於脇生
豈匹虹渚昭四門之遠誠忻厭馳而交懷甘六成之幽求苦樂
審其非道述求舊於遠譜之式濟維新於所化之生發神足於
道場吉祥暫鋪草坐入慈定於樹下波旬立惕興尸光縱混園
五老頓忘於本制德勝火窟三愚遂服於仁風示化橋而擢我
人指恒河以明生滅大教旁取於五性不化而自行沙輪妙演
於三時不言而自治相忘照之極耀幽蔀圓靈動帝聲之大音
盲曠俱折遂使九十六種貞魚而聽命二十六品拔茹以成羣

闡微座而開大徑頒寶藏而振諸方莫不十度成敘六趣捐開
束名實者息肩於元圃尚清淨者同味於大道時來舍衛鶩子
奉命于祇園暫上天官優王遂興于檀像卽穢土以闊淨刹寄
有相以述真常欲使作三界之歸依爲像法之洲渚妙哉恍惚
無得而稱焉蓋此寺者大蒙知軍事布燮楊禎之所創也年鍾
建極公佐兵機稅蜀衝蕃惟公是倚外則弼諧帝道事竭於君
內則翼扇真風心忘於法卜茲勝地翔此精藍歲月已淹竊哉
圯毀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國明公高大明祖定遠將軍
高明清考牧公高踰城生者定遠將軍之長子也積剛柔之粹

德鍾嶽瀆之休靈清明在躬鑑澄波之千頃風神絕俗挺巨嶽
之萬尋率匡救於明朝善彌縫於霸業降德惟忻邁種披恩未
殫及人戰則如神鄙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踵合浦之還珠載
忻四豪功高五霸踰城光效當再索慶襲餘芳天質自殊龍章
特異鳳蘊風雲之氣早實仁義之懷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器箋
識環之歲蘭桂有芬志高遠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無失忠節
更堅龍行而異虺吞聲鴟視而羣翔斂翮難不讓於厯試位則
退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里之命奉旨則仁聲已洽下
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甦而滿路逸民傲吏輶考槃以

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訟設庭燎以思賢振
平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民識廉恥咸習管子之風家
足農桑旁盡孟軻之志緝理之暇澡德元源恨不手布黃金幸
齊肩于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慟
斯藍之燭燭遂乃俟子來之衆鳩心競之工妙啟新模式仍舊
貫上棟下宇遂合大壯之宜矢棘翬飛崛起斯干之勢窮山水
之幽致溢煙霞之佳趣西則松風發夕驚聞苦空之音南則江
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
盼釣鰲之客一一美麗事事新奇盛矣哉華州之佳境也夫作

而不紀非盛德焉乃揖儒風粗陳風烈其詞曰率性曰道妙物
稱神混成天地獨化陶鈞形象乃分剛柔斯判幽明迭興生死
相換幻夢勿固風浪非常至寂豈默元覽獨章四積弗緩八相
斯暇端景固天微嚙衛社四門昭戒六載幽求道成樹下法演
鶩頭鶩子標藍填主刻像三界歸依羣生瞻仰傳哉此寺肇自
楊公心忘於法事竭於忠翔此德基忽遇燭燬不絕人望挺生
公子明祖靜城顯考廷邊積善餘慶托嗣家延委事天倫敬而
無失恭履秋霜反垂冬日難則厯試位乃居謙擢以百里德化
清廉政理之餘留心喜捨想布黃金思題白馬乃仍舊貫式建

仁祠於斯盡制大壯德宜元功旣擬真珉可紀共彼天長盡善
盡美

唐閻邱均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銘

夫神有所服謂之威名有所宗謂之德威無大者則不能以覃
服德非厚者則不能以獨宗是故靈鳳騰絕於雲氣附從衆鳥
猛虎耽踞於山林震恐百獸豈其綵飾毛羽以表嘉類之殊磨
利爪牙以取羣雄之勢蓋才力所素出苞象所自固其然也
抑聞赭汗明珠多役於西域異物奇玩必致於南州期於服用
法駕充光內府千金是資萬乘爲器者何必顧池隍而先貴黜

幽荒而靡錄哉君諱仁求安寧郡人也其胄出於太原因遷播而在焉十有餘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著顯之美稱高汾晉若忠節義氣克續於家風佐代經時厯書於史筆被知今古無及其詳昔有夏之衰棄稷不務至乎不窪用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莫大於先君之業守以敦篤奉以忠信繼世其德不忝前人擬之其倫庶以匹合清懿有矚所居必聞而太伯逃吳文身之風既習少卿降虜毳幙之化無違夫豈厭好典文甘心樸野事有興逸安石恆高其宜時或可從愛禮必同其欲祖漏隋別駕幹具英爽風理軒邁鷹揚雄於顯代驥足整於長途轉隋大

都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劉宏望賢於十部陶侃榮重於八州
君遇行運之秀德膺鬼神之靈會道與其貌天亶乃聰明月在
懷璫霄溢目謂海蓋廣宏量渟澹而愈深謂山蓋高巖谷隆邈
而難仰智則有達明則能通推可而斯行擇善而後動不事於
所欲不爲於所求和說所以久持貞果所以立斷倫敘多其信
行州里高其義聲大略觀書知風聽樂擊劍盡騰猿之術操弓
過飲羽之妙可以往視爾事匡飭汝邦故王制輔成以備貢賦
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君有運理羣物之
才懷嘉保邊裔之略無待累次宜綜藩條出身使持節河東州

諸軍事河東州刺史加上護軍由平大翼負風凌天池以絕奮
巨鱗激水期孟豬而一宿乃若訓以生聚之方開其資財之道
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
力役齊平教化清淨通其變使人不倦愛其費使人以時賞及
馬牛恩肥土域庶心咸服異俗爭歸雖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
俗然其一變風聲稱爲賢吏矣初以將來寵於大國以和其民
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自前漢六代來外
事四夷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通凡屬分置風化率流旣處於
僻界荒垂不能爲中國輕重時復廢棄但云羈縻君以地形平

衍生殖豐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縣以庶畜在乎唐運實幼其勤孰與使者唐蒙疆略南地轉粟深於驚恐發卒至於殘傷可同日論哉貪戾君長負遠放命災我城邑逋我平人陽瓜州刺史蒙瞞實始其亂咸亨之歲犬羊大擾皇將失律元兇莫懲君武則虓鬪義以憤惋擐犀衣以奮擊驅虎旅而先登滅其猖狂之種殲厥逋誅之帥遐垠是賴到於今而克甯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則侯子綺吾破虜截級中國蒙其惠帝王勞其身曾何足尚嚴遵所謂周密無形爲計謀主堅強不變爲國家柱者已嗚呼舟日故矣誰留於變化梁其壞乎已非於疇昔聖賢皆死天

道何謂粵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寢疾而終春秋四十四長子
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使持節河東州諸軍事河
東州刺史上輕車都尉新昌縣開國子公士善寶炳靈滇水降
神禹山端巖有望簡貴不雜音儀朗乎秋月詞令潤乎春雲如
蘭之精猶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忘不刻誠立無易於暗昏言出
必應於遠邇故能保世滋大昭前之光鳴將驚人飛而食肉張
博望收庸於屬國魏獻子受錢於和戎功撰亮采職庄中外雖
則符守方鎮恆以宿衛京都至於朝廷班爵之儀彝倫上下之
敘樂懸禮物之數軍麾國憲之容莫不悉懷胷襟流入骨髓乃

感念追遠永言孝思汎隆適從無所失道時時兼有執而能修
張於神明之器附於絞衾之物崇其封塋設此銘表鬱鬱潤澤
白虎之侯可占洪洪博平雄龍之象終吉故其土性純質有如
上代安錯儀軌弗踐終經聞斯行諸宜我告始則知禮敬合荒
自周公而乃來古不高墳傳孔子而其立固非率而作者聊便
於事業迹而用者遂成於典謨夫身已沒而名不盡世彌久而
功彌劭凡百彥哲托乎鐫紀一稱至行二美俱存愛之斯錄之
矣敬之斯盡其道焉銘曰先王疆理其義賓睦小國附庸罔弗
祗服聖人在位羣生蒙福實乃駿賢爲之司牧翼翼夫子守終

純固振鱗洪波驥首天路開置郡道招攜款慕平此兇驕埽茲
氣霧高烈時暢懋賞維嘉敦愛種落輔助邦家嘗聞仁善享壽
宜遐奈何不續黃鳥嗟嗟先以遠日安其宅兆墓門將閉陰堂
不曉幕漠隴烟哀棲山鳥行人墮淚空見銘表

雲南諸蠻之服於唐羈縻焉爾延至武曌淫刑以逞四方振
蕩邊境動搖王公父子以滇人奮志功名列爵五等鴻功大
業史皆淹沒不傳閭邱均文無足數人非可錄第王仁求之
名得此而不朽墓銘之所繫顧不重哉丁卯六月師範手記

明劉球諫伐麓川疏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
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
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卽罷兵賜書通好至於
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
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率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
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誅舍無係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
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眾於雲南
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
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入淹恐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

動衆分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刺終爲邊患雖其未卽擾動正宜以時防禦廻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遏如周漢之於獮犹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惟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星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飭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詹英陳言征麓川狀略

嘗謂邊彝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

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已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嘗殄滅子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揷用夫五百聲勢喧闔沿途勞擾將帶紳絲緝疋密散富豪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取有司士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拏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弁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爲名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一

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駄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輜涼帳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虞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賊用木石擂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項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貽

邊彝笑計窮事如只得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
罪付之無可奈何抑又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
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竊詳靖遠伯王驥
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先代
勳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
人者同流合汙旣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
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
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
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

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
冒犯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
廉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則滇南幸
甚

師範曰英貴州普安人官河西縣教諭狀既上命往軍前効
力英懼驥等中以罪遂匿不出行李二三百揷只王驥一
人耳其他不與也乾隆間大軍征緬動兵二萬分三起所
用夫先期十日十數日拘置僧寺道院及文武廟餓死病
死纍纍相枕籍而黠者復以賄免惟老弱顛愚俾之就役倘

下站缺夫竟驅之過站死骸無歸哀號載道予猶親見之有
明三下麓川前後將十年每次用兵十五萬其騷擾之狀
已十倍今日矣邇惟大吏巡邊用夫尚逾千蓋其不肖家
丁及隨行末弁包攬客貢折價肥囊大吏已過三四日損擔
方止而爲大吏者實不知也四十年來獨諾中丞穆親李中
丞湖用夫不過二百名督節使麟坐窩蓬小行轎用夫不過
一百五十名滇舊有墾夫之設以應督學使兵巡道後漸
應及郡守矣且及州縣失武職幕友長隨之過往者皆可借
夫堡不足而派之鄉童勇者亦甘心服勞已未冬初中丞彭

齡 奏定督撫司道夫馬章程民困始甦而其最苦者莫如
緯大轎每乘用綽甘四攻十六少亦十二危峯峻塹飛奔直
上汗如雨喘如雷龔太守敬身本太守著張太守玉樹史太
守致光獨不用緯嗚呼誰非赤子而忍虐使之哉因錄詹英
狀而及之滇之司土者幸毋忽此可也

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臣聞消變於未萌者策之上消變於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
救斯無策矣竊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
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

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夷地漢之永昌郡自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崖甸其地在白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夷歿後金鑲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真立衛鎮守不恤衆乃共推已退土官知府高某引麓川思任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

十七年閏十月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
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
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俸爲
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
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
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
之民并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二編立東西
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
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

不可革遂概隸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額頗訖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乏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子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戶無日不

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强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曾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被攻矣及今永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瀕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卽今

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
要求宣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竝無
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
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強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
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
夷生凌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蓋附近
夷民爲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
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固應不遠
臣叩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

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
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
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之財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通
之利莫考莫稽旣圖利身誰肯爲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
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
督令科派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
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皇上
入承大統聖譽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聖明俯垂睿鑒不惑羣議斷

自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將金齒
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
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勅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
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
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轄歷
州縣長官司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
里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請銓官降印其騰
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
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

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卽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委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

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
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
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
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求署掌現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
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
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
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煙火料絲燈皆於操
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徧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
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

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霸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塵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聖明在上庶政維

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
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
臣請速忤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
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
統以來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
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
臨安接界於安南北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北
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强大之安南而金
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

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窵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句
僉一府之阜隸門庫糧少不句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
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句二府之阜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
句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里之賦役乎若
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
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
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况今夷民困極大變將
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
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著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

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
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之罪伏望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
方幸甚生民幸甚

鄧渼請巡撫兼制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交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
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爲
藩籬而交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
之東川逼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
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

弟殘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旣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罪不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龍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焉間之亦以防守川賊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

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閒旋
據尋武等郡申報各悍夷擾害情形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
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
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狡焉思逞賊衆強盛
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
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甸矣
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
火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
喘孳畜幾何盡爲賊有燔圃一空饔飧無望譬則尪羸病夫復

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後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闖入勢不能偏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翦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鳥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矣且奈之何將羸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箐深密重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如洗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大創之舉乎比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

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勲而不能盡塞其歧
徑也所恃者獨有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勅演撫兼制
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
省始謀宜慎故未卽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旣難於啓口
臣若復噤塞匪惟負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
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新勅初宣夷
人喪膽體統旣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
腹信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
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

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烏語
侏僑梗我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
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撫臣公忠謀國
豈分封畛且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卽吾人而何嫌猜之有焉此
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靜十羊九牧慮生事端
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
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上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猝
難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甯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
者又以各直省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

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其驕縱不道又各土夷所未有者
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
北卒蒙廷臣覆允兼聽舉劾况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
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
滇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
力又豈求益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卽令取一與一在蜀無
所斬在滇亦無所利況所請止節制平撫臣近日條議請增安
普道勅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邊夷素不知司道
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

壓者若併增道勅則尤稱便利矣

毛堪議卹錄名臣疏

竊惟致身者人臣之分也旌賢者明主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立名則社稷賴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特立則封疆賴之乃有功在社稷封疆而死未霑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毛玉原任雲南參政李先著其人者豈非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宏治乙丑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廷杖身卒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臣犯顏極諫至於血塗丹地魂沈青瑣斯亦慘

矣彼所爭者朝廷之典禮所補者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
日月爭光勁骨香名又與乾坤並立在先帝褒嘉遺直業已薄
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未酬其烈蓋本官天鍾正氣竽
舍生以成仁身任綱常務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
所不敢言閉夜臺十九年惟死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亟
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厯陞雲
南臨元分巡參政於時適有順甯猛廷瑞與大侯奉赦措隙讐
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爲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
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首無

大罪且生靈塗炭可憫堅議撫之酋持千金請命本官謂不受
金酋不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之質而金騰
路乖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搆本官被論逮繫竟死於獄夫
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狡酋不信撫臣之屢
檄而取信守臣之一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
貪功之徒乘閒而下石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
且爲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鑒憐彼接踵而逮同夕而殞者
洵天道之好還而家戶有祝郡邑有祠者尤人心之不死蓋本
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椎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

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
則青衿徼福徒失貴臣之心致干雷霆之怒功而見罪貞而被
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該禮部公議謚典考訂別白
取其事功崇隆節義彪炳至重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
竅也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
之直道至嚴也若玉之杖而死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
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
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芳名光於俎豆公論
定於蓋棺耳目之眞情實之孚孰加焉國家旌一言事之臣而

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旣往實以風示來茲裨聖德而存直道又孰加焉蓋以滇之孤僻而有如玉之以身殉國以仕於滇之間關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真貞元之閒值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況於廟堂之上乎臣觀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餧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糲糲遺嫠無以糊其口臣捐貲助葬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庶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旣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聖明留意孰鬯此久鬱之公論乎皇上崇尚風

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予謚贈
廕近且予祭矣如劉臺贈官與王同又廕一子矣大罪人之作
爲甯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於戍者已蔭死於杖者
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尚世衣錦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
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慨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
察使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請伏望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
仁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謚補廕以表直臣李先著卽
未敢遽議謚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忠可慰大寃可
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聖治有光矣

